



老屋

沈燕

小时候想要逃离的地方，竟是长大后回不去的故乡。记忆中的故乡，是一个破旧的村庄。隐藏在广袤的天地间，在地图上，只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小点，却深深地烙刻在我的心中。

在野草丛生的土路上，伴随着一路的蝶飞虫舞，小路无尽地延伸着。走到路的尽头，村庄就出现了。踏上土坷垃和小石子铺满的路，上一个小小的土坡，绕两个巷子，便是我儿时生活的老屋。

踏入红砖砌成的院子，一种别样的心情油然而生。朱红色的铁门已经锈迹斑斑，仿佛时光滴下的眼泪落在门上。这间房子是老式的二层小楼，在此之前，我记得儿时住过的房子是一间平房。黑黢黢的，一个大堂，一个房间，厨房建在屋外。老屋是红砖砌成的，屋顶用瓦片遮盖。逢到下雨天，雨水从屋顶的瓦片缝隙处流下来，家中四处漏水。在多雨的夏季夜晚，我常常在梦中被从天而降的雨水惊醒。于是一家人在慌乱中找来脸盆、桶，大的洗澡盆接水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母亲总是委屈又心酸，很少唠叨的她开始数落父亲的不是，埋怨他一年到头在外没挣到钱还顾不了家。

过了几年，或许是母亲唠叨的次数多了，又或许是父亲的醒悟，家里决

定建楼房。长年在外打工的父亲，找亲戚东拼西凑借来一些钱，拉来一帮做泥工的师傅，忙碌了几个月，建了我家的第一个小洋楼。说是洋楼，其实就是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。小楼的外墙面是碎石浇筑的，宝蓝和银灰的石子，错落地点缀在墙壁上。一个小小的楼梯，窄得只能容纳一个人上下楼，且非常陡。二楼是两间房，搁两张床，就成了我和弟弟的卧室。房顶是木制的横梁，后来父亲用防水的塑胶纸把横梁糊起来了。没想到这层自制的“吊顶”却成了老鼠的天堂。每到深夜，我总能听到老鼠在上面来回奔跑的声音。

那时爷爷还住在我家隔壁，一个泥做的房子。上下两间房，一个堂屋，靠北是一个烧饭的厨房。后来爷爷将这间黑咕隆咚的房子给了父亲，自己搬去和叔叔住。这间泥巴搭成的房子便成了我家做饭和堆放杂物的地方了。

杂屋旁边是一个池塘。不大，却很深。那池塘更是我们的乐园，母亲在池塘边的石板上洗衣服，洗菜，我在池塘边钓鱼，捉虾，抓田螺。幼年的我，常跑到池塘边玩耍。有时候看一条水蛇从清澈的水面探出头来，有时候发现一只蟾蜍蹲在岸边，鼓着大眼睛，满脸凶狠地一动不动。很多时候，我独自在池塘边玩耍，也不觉得孤单。

我曾在老屋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，有太阳花、菊花、夜来香、鸡冠花、指甲花等，还种过黄瓜、西瓜等，不过都没有结果。后来，我长大读书在外，很少回家。再后来，我出嫁的那一年，母亲在老屋的院子里种了好多橘子树，一向不喜欢种花种草的母亲，突然变得柔和了很多，甚至还在院子中间种了一棵桂花树。有一年秋天，我领着刚满周岁的儿子回家，闻见一树的桂花香，看见满是白头发的母亲，在落满银色月光的夜晚的院中陪儿子玩耍，心中盈满了层层感动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一向以刚烈著称，没曾想到，她竟种起了花草，变得温柔平和。想起这些，心中又觉得潮湿。岁月的痕迹深深地印在老屋的每一块砖上，院子里的土坷垃也浸染了时光的风尘。

老屋伴随着我长大，等我长大后，也老了。褪去了往日艳丽的颜色，残缺的瓦片遭受着风吹日晒，静静地守在村庄的深处。

时光荏苒，离开故乡已经十余年了。最近几年更是常常想起老屋，想起老屋那绿漆白底的墙壁，地上落满了粉白的腻子灰；想起楼上那跳跃欢腾的来往的老鼠，河边的鱼和虾；想起院子里的桂花树和橘子树，不知它们还好吗？



藏在药罐里的父爱

章舒

父亲寡言少语，平时严肃且脾气暴躁。每当我犯错，他总会毫不留情地把我狠狠数落一番。都说父亲疼女儿，可我从未感受过他的宠爱，记忆中我们父女俩鲜少能好好谈心，我常打趣说：“爸爸是把我当男孩子养呢。”

人们常说女儿像父亲，我也不例外，性格与父亲极为相似。我们父女俩都是急性子，脾气也都很暴躁，常常是说着说着就吵起来。在家的時候，我喜欢和母亲聊天，说起来总是滔滔不绝，父亲则在一旁玩电脑，默不作声。可一旦听到我说出他不爱听的话，他的脾气就会瞬间爆发，开始责骂我。而我又怎会轻易服气？马上回嘴，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便在所难免。

2023年11月，我在体检时查出了肝内胆管结石，算是结石中较棘手的一种。舅舅是肝胆中医专家，他建议我保守治疗，说做手术易复发，对身体损伤很大。为了避免做手术，我决定用中药保守治疗。

因为煎药非常麻烦，我原本准备选择在药房代煎，但父亲担心代煎的药效不好，主动揽下了煎药的活儿。为了让中药疗效更好，父亲前一晚就得把药材充分浸泡，第二天一早起来煎药。那段日子，清晨他总是第一个起床。当世界还在一片朦胧的睡意中，厨房里已传来轻微的响动。他轻手轻脚，生怕惊扰了还在睡梦中的家人。

药罐是深褐色的，颜色暗沉，不知已被使用了多少年，打我记事起它就在家了。此刻，它静立在灶台上，像是一位沉默的守护者。罐子里装着的，是能缓解我病痛的中草药，而在罐外弥漫的是如暖阳般浓浓的父爱。

他专注地盯着药罐，眼神认真而坚定。他小心地拿捏着火候，时而小火慢炖，时而大火熬煎，让药香缓缓渗出，那氤氲的热气，模糊了他的脸庞，却让他的身影在我心中愈发清晰。

我悄悄看着父亲，不知何时，他竟老了许多，头上和鬓角已冒出丝丝白发，大大的眼袋显得有些突兀，脸上的皮肤也松弛下垂了。即便如此，他仍在为他三十多岁的女儿煎着中药。我的心像被什么狠狠揪住，一阵酸涩涌上心头。

当药熬好，他将那深色的药汁倒入碗中，然后放在锅台上晾凉。待我吃过早饭，他把药端到我面前，用一贯严厉的语气说：“喝吧，一口气喝掉就不苦了。”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蜜饯，看着那碗还冒着热气的药，端起药碗，轻轻抿了一口，那药的苦味，似乎也淡了几分。此时，耳边又响起了父亲的责骂声：“叫你一口气喝掉，就是不听，就知道在那慢慢抵！”我笑了，这回没有回嘴，而是老老实实地答道：“好的，我马上喝完。”

在这苦涩的味道中，我品尝到了父爱的深沉，它不像母爱那般如潺潺溪流，有甜蜜的话语，有轻柔的抚慰，有柔情蜜意的环绕。它是沉默的大山，是无言的大海，是藏在严厉外表下的柔软的内心。而这一切，都在这一碗小小的药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中药汤从舌尖滑过咽喉，缓缓流经我的身体，它们奔赴每一处病痛所在，用父爱编织成的神奇力量，一点点驱散病魔带来的阴霾，治愈着我的病痛。这藏在药罐里的父爱，如同那药香，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深沉而又温暖。



秋色

朱巨滨 摄

菊花开(外二章)

方华

到我了。
多么宽大高远的舞台，所有的色彩，请退居幕后。

朔风为我拉开帷幕，落叶翩翩伴舞。

音乐响起。
雁鸣袅绕，鸽哨悠扬。
无需蜂蝶的赞美，只要一群麻雀的欢快。

芳香的歌喉沉寂太久，今天只为孤独的人和低处的生活，高歌。

一个不喜欢冷场的人，要在情节的跌宕处，营造花团锦簇的氛围。

倾尽才华的绽放，只为把季节清冷的表演，引向高潮。

枫叶红

苍茫时刻树起的一杆旗。
寒风之中，山巅之上，看我摇旗呐喊。

沉寂中的一次奋起，萧杀中的一种勇气。

面对冷漠与霜寒，以一腔热血，涂写生命的诗章。

为季节坚守最后一点温暖，以燃烧的姿态点燃秋天。

凋了，在泥滓之上，也不失血的本性。

芦花白

在霜雪之前白给你看。
让你知道，白，不只是寒冷与单调，还表达一种温暖。

在滩涂站着，头发有点乱，心绪有点乱。不乱的，是对远方的眺望。而身后是岸，岸后是沉默的村庄。

归帆啊，如果你用夜风梳理我的思念，你就知道——
我是如何白了发，白了守望。

遗失声明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 QQ:838947461

清算公告

邵阳市腾达电梯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24年11月19日决议解散公司，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。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，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联系方式:18975982556

联系人:李静、李建民、黎向阳

2024年11月19日